

吳美幸

## 古道邊，芳草碧連天

立心，爲生民立命，爲往聖繼絕學，爲萬世開太平」的胸襟；而「學問爲濟世之本」的大道理，恐怕將逐漸與「夫子之文章」東諸高閣，「不可得而聞」矣。

青年對於固有文化的遠離，社會對於中文系或國文系學生的器重，遂使國學書籍越發「莫測高深」，人人望之儼然，青年退避三舍。這種情形，與其說是文化遺產的不幸遭遇，毋寧說是知識份子的最大遺憾。如何彌補遺憾，實是當前不可忽視的課題。

曾有人提議古籍今譯，而且也曾付諸行動，如三民書局之印行新譯「四書讀本」、「荀子讀本」、「老子讀本」、「莊子讀本」、「古文觀止」、「唐詩三百首」，分別邀請謝冰

一提起國學書籍，一般人馬上興起「浩如煙海，不知從何說起」之嘆；倘若進一步談到閱讀，便以爲「艱澀難嚼，詰屈聱牙」，祇有老師宿儒和中文系或國文系的學生纔能勝任。這種想法，固然確定了此系學生的責任，却也使得年輕的一代對古籍有了極爲嚴重的隔閡。誠然，大部分有識之士已見及危機的萌芽，故奮臂疾呼復興中華文化（成立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），鼓勵學生參加國學研究營（如去年在光武工專，今年在銘傳商專）；但，不可諱言的，中國青年大多數瞧不起固有文化。自從陳獨秀提出了「要擁護德先生（Democracy），便不得不反對舊倫理、舊政治；要擁護賽先生（Science），便不得不反對舊藝術、舊宗教；要擁護德先生，又要擁護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國粹和舊文學」的「不得不」的呼籲之後，新精神新主義，朝氣蓬勃地沾染在年輕一輩的身上；而狹隘、消極、頹廢、現實的思想，取代了那「爲天地

瑩、李滢、劉正浩、邱燮友、王忠林、余培林、黃錦銘等教授負責精註精譯的工作，非常便於初學的青年朋友參考；但是古籍的數量不能以一、二數，少數人力的耕耘又怎能希冀豐收？況且新譯往往爲了求其通俗易曉，難免有許多地方遠離原貌，讀者欲由此得其神髓，勢有所不能。青年不能直接體認文化遺產的特質，無法享受固有精神的薰育，徒然辜負了譯者的苦心。

教英文的教授常說：放棄翻譯本，就原文直看下去。這方法同樣可以運用到國學上。也許有人以爲這是不近人道的要求，但是先儒告訴我們：「凡觀古人言語，在有意逆志，而得其大旨」。初讀古書對於文字斤斤講求，反而隱晦了古人立言的宗旨。中文系或國文系以外的學生，實可不必受文字訓詁的束縛，大膽地由始至終閱讀下去，略得其意而後追究其大旨，久之自能品嘗出其中的奧妙，古書何難之有？

當然，這種讀書法是有條件的。由於今日年輕人面對的是西潮沖激洶洶的環境，知今不知古的佔大多數，要讓他們回心轉意（或者說：死心踏地）去接觸固有文化，首先就必須注意書籍的選擇，如果一開始就讓他們苦讀尚書、韻鏡之類的書，準把這些學習者嚇跑了，也許一輩子寧可啃佛洛伊德的心理分析，和沙特的存在主義，再也不肯摸那些古老落伍的東西？因此，一份適當的書目（由淺入深）比任何一本古籍新譯來得重要。記得王更生教授曾發表了「國文系學生必讀書籍舉要」供國文系學生參考，系外有志於國學的人士則不妨斟酌選讀。比如說研讀中國文學史，不妨先看看經緯書局印行的「中國文學史」（原趙景深，今吳雲鵬著）、學生書局印行的「中國文學」（高明著），再看王教授所列的「中國文學發達史」「中國大文學史」（中華書局），便可由淺入深，引發興趣了；又比如說研讀陽明學說，宜從傳習錄開始，語錄雖然淺明，初學者恐仍有部份困難，不妨參照于清遠先生的注釋（黃

埔出版社），再看陽明年譜，然後遍及陽明全書、明儒學案等等，便可對於王陽明的思想有所認識了。

王陽明告訴學生說：「啞子吃苦瓜，與你說不得，你要如此苦，還須你自喫」。讀書如同吃苦瓜，先苦後甘；要得着甘味，必然親自嚐它。倘若連這點苦頭都吞不下去，又何從得到甘味在心頭？筆者在此特呼籲所有非中文系或國文系的學生及其他朋友，國學書籍雖然浩繁，總有他的精髓在，這些精髓非但不會落伍，反而可以鞏固國本；是中華子孫就應負起固本建國的責任，發揚固有文化的精神，多吃點苦，多盡點心，挖掘並維護我們的文化遺產吧！

浩瀚出版社新書

亮軒著

石頭人語

每冊32元

郵政劃撥·102436